

# 從關鍵詞「化」 看朱光潛美學思想

■ 王榭群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 前 言

「化」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範疇之一，朱光潛的美學論著中多次出現「化」字，其美學思想可以用「化」統領。下文將從「化」之生成、內容和影響三個方面對朱光潛的美學加以論述。《樂記》以來的心物一元論、王國維的「忘」物我的審美非功利主義對朱光潛產生了重要影響。朱光潛提出物我同一、意象和情趣交融的審美心理說，其美學思想蘊含著藝術有機化、人生藝術化的「混化」魅力。

**摘 要：**朱光潛的美學思想龐雜豐富，匯通古今中外。從關鍵詞「化」入手，我們可以一窺其基本面貌。首先，朱光潛美學思想是對《樂記》心物感應說和王國維忘物我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其次，朱光潛美學思想包括審美本質論和人生藝術化的審美功用論，審美本質論指向心物的感化，審美功用論指向人生的藝術化，即「混化」的美學思想。最後，本文聯繫西方的唯美主義突出朱光潛美學的「教化」傾向。

**關鍵詞：**化；朱光潛；美學

著作，《樂記》的「感物動情」的文藝原理深刻影響了後世。〈樂記·樂本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sup>[1]</sup>《樂記》認為，人心之初是寧靜的先天之「性」，受到外物的感染影響成為變動紛繁的「情」，詩樂等文藝就需

要秉持中和無邪的標準規範人情和社會，達到中正平和的理想境界。《樂記》的心物感應理論體現了文藝的本體論和功用論。

魏晉之後，隨著老莊哲學「物化」思想的滲透，「物我」的界限逐漸被打破。理想的藝術至境如同莊周夢蝶般自由地遊與化。此時，心物不再局限於單方向的線性關係中，而是往復環流，周行不殆。以心物關係為出發點的本質論為朱光潛先生所繼承，他在《文藝心理學》中認為，美不僅在物，也不僅在心，而是在於心與物的關係上面。朱光潛認為這樣解釋美的本質，可以打消美本在物及美全在心兩個大誤解。在朱光潛先生看來，美本

## 一、生「化」——從《樂記》、王國維到朱光潛

朱光潛的美學內蘊深厚的中國資源。朱光潛認為中國擁有長久的美學的光輝傳統，他認為《樂記》是一部極為重要的反映美學思想的論著。朱光潛還曾說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深受王國維思想的影響。下文通過《樂記》心物感化的一元論和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忘」物我的理論，梳理朱光潛「化境」美學的生成資源和動因。

### （一）《樂記》之心物交「感」

作為我國美學史上一部極為重要的文藝美學



質論的落腳點在心和物的關係上面，心和物的交互感應是美感經驗的基石。在心和物兩種創美「空間」裡，情趣和意象相互混化，最終達到美的「表現」和「創造」。

#### (二) 王國維之「忘」物我

除了《樂記》，王國維的思想也對朱光潛的美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王國維是二十世紀初的著名思想家，他在哲學、美學、文學等諸多領域均有涉獵，且成就矚目。王國維的文藝思想和美學觀念主要集中在三本著作裡，它們是《〈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考》。

作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者，王國維早期深受叔本華思想的影響，擁戴人生悲觀主義和審美獨立論。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認為生活的本質就是欲望，而欲望不得到滿足就產生了人生的苦痛。「彼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sup>[2]</sup>王國維認為萬豔同悲的《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悲劇不是因為少數的壞人作惡，而產生於人們不同意志欲望的相互碰撞及其帶來的傷害，這是普遍存在的悲劇本質。文藝作為救贖之道，就是通過放棄意志的欲望本能，忘卻心物的功利關係，達至超脫。然而，這種「忘卻」的藝術，仍然是為了拯救人生的絕望，其理論出發點是審美功能論，其理論旨歸就是現代學者認為的「審美

功利主義」。王國維也曾自省到理論的矛盾，「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在《論性》篇裡王國維認為古往今來，不管東西的學說，論及人性都未免會自相矛盾。於是後來王國維轉戰文學，立志成為中國的莎士比亞，但其文藝批評比其文學創作更為世人接受。在《人間詞話》裡，王國維執著於「真」意的「無我」境界。可見王國維雖然自感矛盾，但總體上仍秉持忘物我的論點，但也有「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之微芒。

相比靜安先生「忘」之決絕，朱光潛的思想更顯得含蓄與周到。朱光潛認為在凝神觀照時，我們心中除開所觀照的物件，別無所有，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由物我兩忘進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朱光潛看來，物我兩忘只是一個階段而不是目的，物我兩忘是進入物我同一境界的前提。「忘」是直接否定主體，從而取消心物的關係和距離，而朱光潛之「化」通過製造了距離，形成了心與物、人生與藝術的空間的張力，在這種極富張力的場所中混化意象與情趣。從心到物的移情心理，由物到心的生理影響，二者交互作用，才能生「化」。在文藝功用論方面，「忘」在人生與藝術的關係中造成了封閉的審美選擇，否定和取消物件的方法論也直接影響到靜安先生之人生選擇，其自沉之結局令人唏噓靜安先生把自己活成一齣悲劇。而朱光潛先生之「化」才算秉持了「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冷靜的態度，因而能屹立於近代美學史幾十載，其堅毅

亦令後人欽佩。

## 二、混「化」——朱光潛之混化美學

在心物感的傳統之上，朱光潛融匯西方各家學說創造了混化美學。朱光潛認為藝術的至境在於情趣和意象的混化，混化的基本要素是情趣和意象，基本內涵是超時空性和情景交融，基本特徵是中和無邪，基本程式是藝術有機化和人生藝術化。下文主要通過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兩部著作，從朱光潛的美學理論和詩作批評兩個方面進行「化」的具體解讀。

### （一）從機械觀到有機觀

朱光潛以不同的人欣賞一棵古松為例子，說明審美之人的審美心理。當一個畫家在觀賞古松之時，畫家不是出於實用的目的，或者研究的目的，而是超脫實用等現世目的，被古松的形象吸引，古松的形象呈現於畫家為一種直覺。朱光潛認為在主體凝神觀照之時，主體心中除開所觀照的物件，別無所有，於是不知不覺之中，由物我兩忘進到物我同一的境界。主體一方面把自己心中清風亮節的氣概移注到松，於是松儼然變成一個人；同時也把松的蒼老勁拔的情趣吸收於主體，於是主體也儼然變成一棵古松。

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梳理了美之本質的研究歷史。他認為歷來對美的本質的問題總共有兩種見解，第一種是審美客觀主義，也即唯物主義，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美在物。另一種是審美主觀主義，也即唯心主義，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美在心。而朱光潛認為，研究美學要像康德一樣，兼顧美的客觀性和主觀性。在朱光潛看來，美是一個形容詞，形容的對象不是名詞「心」和「物」，而是由動詞變為名詞的「表現」或者「創造」。具體而言，有三個內涵。第一，美在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即表現上面。第二，強調美的創造性，亦即情趣和意象的混化。第三，重視傳達問題。第四，美是藝術的特點。

在解決了美的本質問題後，朱光潛認為藝術不是機械的，而是有機的。朱光潛受到克羅齊派「直覺」美學的影響，從而進行批判和繼承。朱光

潛認為克羅齊美學存在機械的傾向。朱光潛梳理了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哲學和科學思潮的大轉折，即機械觀向有機觀的轉變。持有機械觀的學者通過分析法，把人割裂成科學的人、實用的人和美感的人。而在二十世紀，有機觀逐漸盛行。有機觀注重事物處於整體關係之中，強調其有機性或者完整性。朱光潛認為克羅齊派形式美學就存在機械的局限，他認為形式派美學把美感經驗從整個有機的生命中分割出來，加以謹嚴的分析，發現就觀賞的「我」說，只有單純的直覺，沒有意志和思考；就所觀賞的「物」說，只有單純的形象，沒有實質、成因、效用種種意義，照這種分析看，藝術自然與抽象思想和實用生活無關，但是這種分割與人生為有機體這個大前提根本相衝突。因此朱光潛認為任何藝術和人生絕緣，都不免由缺乏營養而枯死腐朽，任何把藝術看成和人生絕緣的美學思想，都不免像老鼠鑽牛角，沒有出路。<sup>[1]</sup>

### （二）藝術有機化

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裡認為藝術的成就在情趣意象契合融化為一整體時。無論是創造者或是欣賞者都必須見到情趣意象混化的整體（創造），同時也都覺得它混化得恰好（欣賞）。經過《文藝心理學》的奠基，朱光潛在《詩論》裡運用其審美相關原理進行了詩的討論。之所以選擇詩，是因為朱光潛認為詩的境界是理想境界，詩之境界是從時間與空間中執著一微點而加以永恆化與普遍化。這種境界就是化境，而中國文學中，朱光潛認為《莊子》、《離騷》、《史記》、陶淵明和杜甫的詩，以及《紅樓夢》之類才能算達到了「化境」。

混化之境界主要有情趣和意象兩個因素。情趣在朱光潛的文章裡時常出現，同義使用的詞語還有興趣、趣味等等。朱光潛認為詩的生命在情趣，情趣不同則景象雖「似而實不同」。比如杜甫，李白和陶淵明都寫山，但寫出了三種不同的詩境。杜甫曰「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李白曰「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陶潛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杜甫心憂天下，筆墨深沉，李白灑脫豪放，筆墨浪漫，陶潛隱逸山水，筆墨沖淡。朱光潛認為意象是對事物的直覺而來的，是一個情趣

飽和獨立自足的完整形象。

情趣與意象的混化之境有這樣幾個內涵。其一，超時空性。朱光潛認為詩的境界是在剎那中見終古，是在微塵中顯大幹，是在有限中寓無限。朱光潛讚賞崔顥、王維的詩歌，認為它們都是從「混整」而「流動」的人生世相中攝取一剎那，一片段。雖然是一瞬，但藝術灌注了生命給它，詩人在那一剎那「心領神會」，也使得後世知音能夠「心領神會」。比如王維的《鹿柴》一詩描寫了一小段生活。山裡無人的身影，卻有人之聲響，落日之餘暉穿透茂密的樹林，又照在青色苔草之上。幾個簡單的詞彙，幾個簡單的意象，融合了詩、畫、樂，描繪出一副光影流動、人聲窸窣的幽靜之境。原本有限的時間和空間，經過詩人的表現和創造形成了一個永恆的詩境，不斷觸動和感動後人。

其二，情景交融。朱光潛認為情趣就是情，意象就是景。二者不是割裂的，意象中寓有情趣，情趣表現於意象。朱光潛從情趣與意象的契合程度出發，梳理了古詩的三個演進階段。先是情趣征服意象，之後是征服的完成，後來是意象蔚起成就「獨立的境界」。第一個階段是景生於情，大體是漢魏之前的詩。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為了引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二個階段是情景契合，大體在漢魏時期。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境最為上乘。第三個階段是情生於景，大體在南朝時期，如「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詩風趨於豔麗。

藝術即情趣意象混化的整體（創造），混化的恰好（欣賞）。混化了心和物、主體與客體、意象和情趣，而混化的動力來自主體，主體的情感把意象從無形式轉化為形式，情感表現於意象，情感與意象，情趣與意象融合。這種觀點超越了形式派美學的局限，美感經驗不能從整個有機的藝術生命中分割出來加以分析。以上是第一個層面，藝術有機化。

### （三）人生藝術化

朱光潛最為欣賞陶潛的詩學境界和人生境界，因為在他看來，藝術與人生是具有深厚聯繫的。他認為詩與實際人生世相的關係，妙處惟在不即不離。只有「不離」，才有真實感；只有「不即」，

才有新鮮有趣。朱光潛認為陶潛的文章詩詞和處世為人才是混化至境。

首先是距離問題。朱光潛認為美與人生需要有一個距離。美之所見需要一定的距離作為基礎。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稱之為「心理距離」，朱光潛深受其影響，他認為審美經驗產生於主客體之間適當的距離。審美活動固然不是道德活動、生理活動、心理活動，但審美活動與道德、心理、生理或其他精神活動無法機械地割裂開來。距離太近導致了自然主義，即寫實主義，距離太遠就是理想主義。距離的把握需要合適的尺度，才能達至理想的混化之境。

其次，混化境界的主要特徵在於「中和無邪」。朱光潛認為陶詩的特色之處在於中，主要體現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不綺，卻又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亦綺。「這是藝術的最高境界。可以說是『化境』」。淵明所以達到這個境界，因為像他做人一樣，有最深厚的修養，又有最率真的表現。率真即無邪，因此合適的距離就是由中和無邪的涵養而來的。朱光潛借陶潛的人格與文風說明了如何適度地把握人生與藝術的距離。朱光潛也說過自己這一代人受孔夫子的影響最深，他曾經說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化」雖然是道家的詞語，朱光潛卻用出了儒士的風範。他推崇陶淵明式的人生，認為這樣的人生是儒大於道的。雖然仕途上走了絕路，但這極端的苦悶卻涵養成極致的調和肅穆，化悲愁衝突為調和靜穆，由化轉和。也許，正是帶有心理距離和移情作用的文藝活動，將陶淵明、蘇東坡等人的苦悶悲哀進行淨化，從而稀釋了他們真實人生中絕望情感的濃度。

### 三、教「化」——唯美與人生之間

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多次提到「為藝術而藝術」的反面例子。比如，在論述藝術和道德的關係時，朱光潛認為「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注重形式，忽視了美與道德的關係。並且朱光潛認為「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並無太大的深刻思想。但是綜觀朱光潛的思想，其美學理論中不經意間透露出唯美主義的傾向，且唯美主義在人生與藝術的關係上也並不像朱光潛所認為的是絕緣無關

的。下文試圖通過聯繫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思想反觀朱光潛的混化美學。

朱光潛思想中的唯美主義可以從他的死亡觀體現出來。朱光潛曾說過閱讀《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經歷，當時想到第一次閱讀《夜鶯歌》，耳聞夜鶯啼鳴，鼻嗅薔薇芬芳，無限靜謐美好，靜悄悄的在這種美之幻境中永遠沉睡也未嘗不可。還有一次乘船經歷，當時水月波蕩，海闊天空，使得朱光潛產生極大的審美愉悅。另一次朱光潛在秋夜紅日之下，想起李白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油然而生蒼涼之境，甚至死本身成為「生命中的一種奢侈享受」，於是產生棄絕塵世的想法。朱光潛認為他「不應該再留在這個世界裡」。此種對死的超然觀其實基於其對現世的深刻體悟。

王爾德深感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虛偽壓迫和黑暗，其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如自然環境日益惡化。本著對現實社會的批評精神，王爾德倡導一種新的文藝觀，通過唯美的文藝喚醒麻木的人們，賦予他們更為開闊的視野和崇高的感情，實現無為而無不為的新道德的理想。朱光潛也深感於當時社會的不堪。他所想要棄絕的「這個世界」為何如此，主要原因是在於「人心太壞」，而不只是制度的問題，因此朱光潛倡導以美淨心，以美化人。

## 結語

本文以「化」為關鍵詞觀照朱光潛的美學，通過「生化」、「混化」、「教化」三個方面討論朱光潛心物同一的審美本質論、情景交融又中和無邪的審美境界、人生藝術化的審美功用論。朱光潛匯融

中西方的思想，綜合批判，其人生藝術化的美學思想不僅指向唯美的藝術境界，更滲透著對實際人生的深切關懷。「化」境既是朱光潛理想的美學境界，也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

[1]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2] 王國維著，姚淦、王燕編：《王國維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3]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From the keyword “hua” to analyze 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Zhu Guangqian

Wang Xiequn(Humanities College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s are complex and rich, comprised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theories. From the key word “hua”,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its basic appearance. First of all,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 i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mind and matter induction theory of Yue Ji and Wang Guowei's theory of forgetful self. Secondly,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 includes aesthetic essence theory and aesthetic function theory of artistic life. Aesthetic essence theory points to the feeling of mind and matter, and aesthetic function theory points to the artistic life, that is, the content of “mixed” aesthetic thought. Finally, this paper highlights Zhu Guangqian's “enlightenment” tendency of aesthetics in connection with Western aestheticism.

**Key Words:** Hua, Zhu Guangqian, Aesthetic